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隆按韋氏以詩傳家故傳中獨詳詩云

茅坤曰韋賢傳僅系二詩亦自為一體

劉基曰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高文

制詔咸用簡直是故賈疏董策

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警

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

元王傳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

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

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

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紱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

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至于有

黃震曰賢傳載
孟詩二篇及孫
元成詩一篇皆
深有三篇風
致但孟諫云王
報聽譖寔絕我
邦夫周至報王
僅存七邑救亡
不暇豈能絕疾
邦乎周之積微
久矣非因維豕
韋一國然後五
服崩離也應邪
又從而實之誤
矣
楊慎曰孟詩勤
諛厥生方言云
楚謂然曰諛說
文諛應也離豕
云效秋冬之緒
風說文效應也
二字音義並同

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王報聽譖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報周未王聽臣瓚曰我邦既絕厥政斯逸逸放也

管仲曰今而不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

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

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師古曰庶尹

先祖於此遂微聲音許其反在予小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

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悠悠嫚秦上

天不寧廼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

以秦之京邑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

授與漢也於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

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廼命

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

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師古曰咨嗟也水長也夷王立垂遺業於後嗣也

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水長也夷王立左右陪臣

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師古曰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

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師古曰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樂也言衆人失此稼所弘

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諭諭諂

夫喭喭黃髮如淳曰喭喭自媚貌也師古曰如何

如淳曰喭喭自媚貌也師古曰

喭直言也喭音喭喭音五各反

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

輔追情欲從逸遊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

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正遐

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致危

也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

戒之義是今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

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

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

昔之事皆在王心無不閱也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

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則黃也非謂更生而黃也

以霸師古曰言典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

曰雖則貞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

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與云同歲月其徂年其逮考師古曰

考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耆不可殆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

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其在

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

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

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

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愆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泊及也天子嗟我小子

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泊音鉅與反

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

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

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爰戾于鄒鬻

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

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

彭城東里名也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

猶不忘本也王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寤其外邦歎其喟然

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

表襄曰賢之二詩始焉述祖德

之自而歸其責于王繼焉戴君恩之深而幸其依於聖居相位而知止草末年以今終宜其後嗣之克肖也

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濟濟鄒魯禮義唯

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者心其好而我徒俶

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孟卒于鄒或曰

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

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

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

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

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

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官屬也

邵經邦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自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而已

茅坤曰玄成相業無他材略特其讓兄嗣爵一節為一生根基處已而請罷郡國朝斯一疏為相業中首善而

班彖詳載之并附同時及成帝平帝時諸賢之疏系之篇末愚竊以為當別著祀典而班掾漢書原無此條故並見于此亦自為一傳體云

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

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

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

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

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留俗有此器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

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

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

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

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

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

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

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

也。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

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

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

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父之爵不可失
乎兄廢以罪弟
廢以病此失爵
之道也

隆按高其節應
上恐子傷高句

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
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
與玄成書曰。師古曰即案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
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
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
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
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
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
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
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
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
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
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
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
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
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
后歷世。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王也厥駟有庸。惟
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

世墮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墮空也惟我節侯顯德

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考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

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與盛也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

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

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

穆是宗是師師古曰天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

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

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

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爵為關內侯故赫

服黜此附庸師古曰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

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

之我頽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耻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

忍媿者以我頽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

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

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誰謂華高企其

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

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

往勿貳其過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

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初戒他人初

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

楊慎曰方元善取玄成誰謂華高之詩以為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

茅坤曰宣帝此意甚深而婉

陳確曰帝拜玄成爲中尉是將以經憲王觀觀之念消患于未萌其事豈細哉

黃震曰玄成失爵作詩自効復爵作詩自著蓋知有富貴而已耳
王維楨曰玄成詩學家傳故其貶前復爵二詩

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王缺曰玷復音房目反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

深得溫柔敦厚之旨

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東也惰古惰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

隆按傅稱玄成
為相守正持重
而不著其有過
及考劉向傳恭
顯曰更生繫獄
玄成効更生誣
罔不道又京房
傳房欲行考功
法石顯及玄成
皆不欲行然則
玄成所以進用

皆陰附恭顯而
得之班史不載
本傳而附見別
傳中其老泉所
謂其懲惡也育
而竟者歟
又按了結玄成
兩兄案

隆按此後當作
三大段看自此
至之成慶為一
段議毀廟自匡
衡為丞相至遂
廢云為一段議
毀廟復修自元
帝崩至末為一
段復議毀廟惟
高祖太宗世宗
三廟歷數世而

力於此然懼非
所估貶退無日
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

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

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婚爾儀以

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

口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

惟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

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

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

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

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

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今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

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

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

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

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

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

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

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

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

後議定云

數也百六十七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

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

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

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獵畢又嘗菜八月先夕饋殮皆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

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

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

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

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

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

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

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

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

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過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

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

隆按此上先叙上世以來立廟數目而後歷叙毀廟之議有次第有開合

又按議宗廟事以禮字為主以親盡親未盡勿復修勿奉如故宜毀不宜毀議可奏可等字為眼目

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

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

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

漢書卷之三

卷之三

元

卑賤共承尊祀

師古曰共讀曰恭

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

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

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

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

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

天子下士

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

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

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顛其與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

禘壹禘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祭之也禘合也

禘祭者毀廟與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

茅坤曰：以下附諸臣奏疏，以見玄成所獨持大略。隆按：玄成等已議高祖宜為太祖之廟矣。許嘉等以其略孝文、孝武之德，故有太宗世宗之議。

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斂，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

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

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帝國為

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

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

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

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

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

劉放曰此言一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父子一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

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

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

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

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

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

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

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

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莫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

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

隆按玄成薨即接以匡衡等議蓋欲了結議毀廟一節事爾又按前已書玄成建昭二年薨矣此復書玄成薨者前是統叙其始末此則專叙毀廟一事欲接下匡衡為丞相句爾洪邁曰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頭以取大位而此

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勝之冊祝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王維楨曰郡國吏卑賤不可使承祭即前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士諸疾之意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

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

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
 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
 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
 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
 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
 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
 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
 而禘。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
 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

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

所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

申。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

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

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猶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

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

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

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

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皇帝願

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

隆按前許嘉等議立太宗世宗而元帝僅立太宗廟故復有世宗廟之立

隆按次初高后時一段為孔光彭宣等議起案

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

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茅坤曰。議本欲建而太僕王舜特附名于疏之首。故贊中不及舜。有以夫。又曰。此疏不讓。適又諫昌陵。訟其陳諸作。

徐中行曰。言桓之功當錄則武

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

帝之功不可
已隱然于言表
云

隆接先極言列
奴之禍將以顯
武帝征伐之功

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

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隆按劉歆之論
太祖居中昭穆

傍列而文武世
室在昭穆之外
其言確而富宜
考亭獨有取云

隆按此後叠用
功德二字為眼
目根上文德至
厚功至著一句

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
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
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

來

隆按以七廟四
句了結前段

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
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
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
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
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
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
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

隆按巨愚以為四句從前結證最有力

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地大禘則終王虞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壇祧音他堯反墠音善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虞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

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

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

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

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弁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

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

師古曰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

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

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

信

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

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

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

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

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

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

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

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

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也罷南

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

隆按此贊止論變制一節主意在因時施宜一句上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因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而固亦具顯以示後人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

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

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漢書卷七十三 禮書第七十三 三十一 信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

言為三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

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

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又獲罪，乃

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

王世貞曰：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董道也。隆按：宰相職在贊化，調元，魏相明易學，始終以奉順陰陽為首事。丙吉知大體，亦以陰陽不和是憂。班祿以魏丙同傳，以此然魏有怨於霍氏，而必報丙有大恩于宣帝，而不言魏尚猛丙尚寬，其道又不相

謀云
又按詳次大將軍以武庫令事下相廷尉伏後相奏封事案茅坤曰凡持法而有成心必反中之已而大將軍光薨相上封事以按法削之悲夫

茅坤曰大將軍富因遞說者釋勿究何以立下廷尉獄

又曰相得會赦未必非大將軍之末減其罪而因以用之也劉子翬曰相所貶退皆當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見用而為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况其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王世貞曰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逐武庫令為不長者而實用告賊殺不辜事法之

聞此今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

辜之獄也父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霹威嚴臣瓚曰霽止也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人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

非以私也本始
之代天子拱手
而唯人將軍之
為而相以刺吏
入為大司農又
拜御史大夫誰
為用之博陸侯
用之也侯以地
節春疫而大夫
相以夏因許伯
極言世卿之橫
譏切霍氏遂得
入給事中尚
書副封而功顯
君之邪謀始發
矣相蓋窺帝之
有疑憚於霍而
借以修其邪也
夫以博陸侯安
社稷之動猶將
十世宥之而不
能保一若亂之

血胤安在其為
漢德乎哉博陸
侯之族誰為族
之相族之也
茅坤曰西云因
許伯此班固線
索不放棄處
隆按其稱上意
一句綱領以下
叙止匈奴兵條
漢興故事來明
堂月令奏每事
結構此句
陳仁子曰觀魏
相諫伐之書然
後知武帝之相
若蔡澤賀慶不
敢言也故日窮
于兵宣帝之相
若魏相不憚言
也故不窮于兵

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
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
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
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
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乃罷其二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
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

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
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
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
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
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茅坤曰五兵之議皆古今情事

胡寅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

蘇轍曰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充國遠甚茅坤曰三侯家是相肘腋同謀之人即物因許上封事意表表曰魏相以小令即能摘弘羊之容之奸及居相位發霍顯之弒后去尚書之副封止無名之師條水旱之疏有關即陳有言即盡不可謂非賢和也第以刑名之主而輔以嚴刻之佐史

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

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

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

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繼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

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

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師古曰日本農業也末商賈也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也末商賈也

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也末商賈也

謂其稱上意蓋
深惜之也陳止
齋曰君臣之間
相和之深相濟
之不足君子以
為未盡善信乎
茅坤曰此奏是
弱翁知大體處
隆按相條列昭
帝所行真大二
十三事皆除苛
從寬之規龜錯
賈誼等所言施
行務農積貯之
說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
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
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
放也。言不禁障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
之也。波讀曰陂。飲馬也。酤酒者糜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
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
凶災。元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

口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

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

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

暴騰躄。師古曰價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其亡

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

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

內。師古曰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

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

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

隆按此奏以和
陰陽立說只一
意反覆

陳仁子曰宣帝好祥瑞之心甚於孝武相逆窺其心素矣故今曰條郡國逆賊風雨明且采易陰陽明堂月令以陰陽災異之說日警醒之而不使好祥瑞之私頌刻藏于宵次焉然古大臣儆戒之忠也王維植曰漢時以卦氣論治

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

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

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

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

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

也閉密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

義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各依其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中木

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二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如淳曰第八天子衣

隆按素順陰陽等句與上陰陽未和等句相顧

隆按天子之義一段大要在敬天法相

直德秀曰月令

之書雖起秦世
然先王之制存
焉漢興頗用其
略如春行寬大
之令布封賞之
恩以至秋各理
獄十月後不復
論囚類皆本之
月令高帝時趙
主分舉四時之
制至是相為宣
帝言之其後李
尋告哀帝宜令
近臣通知月令
之意而盛夏斬
人識者知王莽
必二後漢陳寵
亦嘗論此大略
原十月令云
王世貞曰宣帝
之治漢選用賢
能吏數名實國

服之制也於施
行詔書第八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

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

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

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

百事也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見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

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

被於軍事者也一曰所從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

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

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

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

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

且暗接下傳

富兵強威加于
四夷固相之材
有以稱之然而
陰險漢之元氣
開倖戚之路以
孽京平之亂者
相亦不能無一
二也若夫寬博
長者以不德收
德則吉恢乎有
餘地矣
黃震曰奏行便
宜曰四方盜賊
水旱等事皆有
益國家獨其持
刑太嚴復霍氏
之怨太過才可
謂真賢相
隆按此處插入
丙吉而並其為
人得太史公法
且暗接下傳

唐順之曰漢相以魏丙為冠而固叙丙為丞相纔三四事耳王維植曰前半篇叙皇孫一事後半篇纔叙相業

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

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

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

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整厓往來

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

茅坤曰武帝之慘殺至此

茅坤曰班孟堅悉心指畫處

隆按以上叙吉保養曾孫之功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

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

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

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

及四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

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

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

子

朱子文曰豈宜
褒顯豈當為直

漢書卷七十四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
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
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所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
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
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
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蒼龜豈宜褒顯先

唐順之曰此常
山蛇執
茅坤曰絕口不
道前恩此古今
所難
隆按以上叙吉
尊立曾孫之功
茅坤曰天不忍
沒吉之功故令
則發之

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
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
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
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
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
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漢書卷七十四

茅坤曰吉不伐
舊恩而天故彰
顯之班孟堅之
點次亦絕今古

管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察視之獨滑城胡組淮陽郭徵卿
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
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
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
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
不云。虘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
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
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
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

隆按以上叙宣
帝報吉舊恩
唐順之曰從治
巫蠱郡氏獄至
此是一段文字
隆按上寬大好
禮讓句是綱下
文掾史有罪臧
為一段於官屬
掾史為一段吉
又嘗出逢清道
為一段是目段
段有結構
劉子翬曰丞相
百寮之表也取
吏馭車其傷體
貌甚矣且時方
多警邊郡二千
長吏不可預知
耶老病不任可

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
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
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
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
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
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
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蕩。師古曰通

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馭吏之言而見勞勉又何足賢史臣載為美談亦過矣
茅坤曰事類曹參徐中行曰不窳汚茵更不問橫道屍亦是躑情處

茅坤曰馭吏知大體處而吉亦善用其言

何孟春曰民鬪殺傷與牛喘事有輕重人命之重足以上干陰陽吉置之不問而顧區區于一牛喘乎吉睡魏相嚴急之餘故得大體之譽察于細而勿于距吾恐知大體者之不如是也

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師古曰斤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斤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師古曰茵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遂不去

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奔赴之言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師古曰刺謂應速也

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

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

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

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以

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

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

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

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

清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

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

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

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

漢書卷之五十四

方希古曰民不知道至終傷于都市其變亦甚矣吉不能佐其主革風易俗而惟一牛之問曾是為知大體乎呂祖謙曰吉舉于杜當矣至于萬年考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晷夜廼去及吉病上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是則雖丙吉之賢亦不免為諛諛所困也伎之入人深哉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

王應麟曰萬年諛丙吉而竊高位幸沒又以教其子佞人之根滋蔓無窮焉得謂吉知人

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

漢書卷七十四 丙吉 七

唐順之曰收此一書結丙吉擔恩終始

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

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

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曰再侍時庭上師

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後遭條獄之詔吉

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使誰如移書

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

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

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

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

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遊戲也盪放也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

與脆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

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

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

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

元

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

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辱哉。

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盧舜治曰：漢相蕭曹為冠，丙魏有聲，跡其功業所著，相為表裏者，然史記叙參惟曰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從吏，歌呼不召，按之乃與相應。和班氏叙吉亦惟曰不案掾史罪臧，皆醉史歐汗車茵，道問牛喘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相有體傳和業亦有

體

漢書卷之七十四

內

正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四終



